

火 中 鋼

黎 之 著



火

中

鍋



火 中 鋼

黎 之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火 中 鋼

黎 之著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五七號)

北 京 東 四 號 院 胡 同 四 號

機 械 工 業 出 版 社 印 刷 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182） 字數：38千

開本31"×43" 1/32 印張 1 $\frac{11}{16}$ 單頁 2

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二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7000

定價（6）0.19元

目 次

轉運翻身	1
康文成	13
母親	24
紅色的少先隊員	31
火中鋼	41
後記	49

轉運翻身

一 毛振元

歡河出了毛振元，
兩手一伸蔽住天：
他姪當縣長，
他當保長二十年。
除了廟裏的“關帝爺”，
哪個見他不胆寒。

二 家破人亡

千里馬認路長，
轉運的冤仇一點也沒忘。
害他的仇人是毛振元，
逼他家破人亡太可憐。

那是民國二十年，

毛振元要把轉運娘強姦。
半夜他擗進轉運家，
不三不四扯扯又拉拉。
轉運爹一見頭冒火，
到院子拿起一把鎌，
想殺他吧又不敢，
他姪在外做知縣；
不殺他吧心頭氣，
朝他腿上砍了一鎌。

虎狼吃人“理應當”，
老財害窮人不准反抗。
毛振元更把心腸壞，
他想把轉運全家害。
大哥、二哥剛年青，
他就抓了去當兵。
一次回來又抓去，
第六次抓去無消息；
撇下爹娘嫂子和小弟，
你看看我來我看看你。

派捐的條子如雪片，
一次一次納不完。
爹娘想兒哭啼啼，

嫂子想哥心腸斷。
轉運和弟弟年紀小，
心裏難過說不出。

三十一年荒年成❶，
毛振元又把毒計生：
轉運四弟才十五歲，
他就誣他是土匪。
當兵的在毛家喝罷酒，
抓起轉運四弟要拉走。
爹娘跪在地，
攔住苦哀求：
“孩子年紀小啊，
你讓讓窮人抬抬手！”
虎狼真狠心，
振元心壞透，
他眼一瞪，嘴一歪：
“你天大的本領，
也逃不出老子的手。”
爹娘被打倒，
四弟被拖走。
孩子喊爹娘，

❶ 荒年成——即鬧災荒。

爹娘哭孩子，
如同鋼刀割去了連心肉。

衙門大堂門朝南，
窮人辦事難上難，
轉運賣光了四畝地，
不見弟弟回家轉。

東鄰西舍出主意，
湊錢贖回了他弟弟！
在監獄裏受刑沒法提，
身上就像剝了皮。
秋天的枯草遇嚴霜，
回家幾天就見閻王。

虎狼心腸算最狠，
毛振元比牠狠幾分；
三伏天熱屍首壞，
振元不讓往外抬；
轉運全家無主意，
把屍首埋在院子裏。
全家守着一堆土，
時時看見時時哭！
大聲哭怕鬧鄰居，

眼淚流在肚子裏。

振元陰毒心太狠，
還想把小三小五全害盡：
“斬草又除根！”

轉運老爹心害怕，
他說：
“咱在家裏活不成，
各人出去求活命！
我的孩子們要小心，
給咱陳家留條根，
有朝一日天晴亮，
要記準誰是咱仇人！”

親親愛愛一家人，
哭哭啼啼各離分，
爹爹去討飯，
轉運去當長工！
嫂子一去無音信，
娘和五弟不願離窮坑❶。

❶ 窮坑——是舊社會裏窮人對自己的家的稱呼。

有人帶信給轉運娘：
爹爹餓死在路旁，
路旁死了無人埋，
狗肚子裏是棺材。
老娘一急得了病，
沒錢醫治更加重。
臨死她拉着小五的手，
眼淚不住的往下流：
“去找你三哥，
我是不能活！
兄弟二人保住命，
總有一天天會晴！”

小五的淚珠不住的滴，
滴進媽媽的手心裏。
問聲：“媽媽你可餓，
還有一個棲窩窩！”

媽媽輕輕搖搖頭，
嘴唇動動想開口，
話還沒說眼已閉，
千言萬語留心頭。

小五“媽！媽！”連聲叫，

再也聽不見媽媽答應了。
哭死哭活沒人理，
十來歲的娃娃哪裏靠？！

轉運聽說媽媽病，
連明趕夜往家奔，
踏進門看見媽媽屍首床上擺，
小弟弟哭得失了形。
一顆熱心冷個盡，
抱住弟弟放悲聲。

娘死留下房三間，
毛振元又來強霸佔。
轉運小五被趕出，
四弟的屍骨，
也被掘出揚在大路邊！

人要活，
草要生，
轉運帶弟弟奔路程。

別了自己的家，
別了媽媽的墳，
別了鄰居和鄉親。

轉運去找自己的路，
不能報仇不回歡河村。

三 天下的虎狼都吃人

轉運帶小弟來到官莊村，
給地主打活想安身。
災難好像在他後面趕，
這年又逢抓兵年①。
地主的少爺被派上兵，
他叫轉運去頂名！
地主說：
“陳三② 你只管去，
掌櫃的不能虧待你，
大洋給你整一千，
留着給你安家眷。”

轉運被騙當了兵，
留下小五太苦情。
他叫哥哥聽不見，
他叫爹娘也不應，
幹起活來想哥哥，

① 抓兵年——民國三十一、三十二年國民黨在豫西大量抓兵，豫西羣衆稱這兩年叫“抓兵年”。

② 陳三——是地主對轉運的稱呼。

拿起飯碗想爹娘。
幹活眼淚滴下地，
吃飯流在飯碗裏。
門聲一響狗兒叫，
是不是哥哥回來了？！

風吹樹葉嘩啦啦，
轉運半夜逃回家；
他向地主要賣身錢，
地主把眼珠子翻幾翻：
“我好心養活你弟兄倆，
給我當次兵算什麼！”
打掉牙齒往肚子裏嚥，
轉運有苦不敢言。

天下的虎狼都吃人，
天下的惡霸心都狠！
看看地主家無法住，
看看老家不敢回去。
羊羔離羣咩咩叫，
無家的人兒苦死了。

四 見晴天

一聲春雷萬物長，

一陣春風出太陽！
今年盼，明年望，
這回盼來了共產黨。

半夜槍砲響連聲，
天明紅旗插溝頂。
歡河的水兒流得遠，
歡河村裏換了天！
溝上的紅旗隨風飄，
受苦的日子該到頭了。

受苦人們組織農協會，
鬥爭惡霸毛振元。
四妮媽向他要閨女，
是他騙走賣出去。
歡建國向他要土地，
他霸佔的土地五十畝。
陳大嫂又羞又生氣：
“你‘躡踢’俺沒法活下去！……”

歡河深歡河長，
冤仇比歡河深又長。
肚裏的苦水一時吐不完，
訴苦整整訴兩天。

千重仇，萬重冤，
千千萬個人，
千千萬隻拳，
要報仇，
要伸冤，
要算賬，
要公審毛振元！

村外桃花開了個遍，
這回可要把身翻。
陳轉運回了自己的家，
進了自己的村，
離開八九年的人們又見面。
轉運參加了鬥爭會，
要和毛振元把賬算：
一見仇人心中恨，
一件件冤仇訴不完；
毛振元欠下他家的命，
這回得用命來還！

歡河村換了天，
沒有一個不喜歡，
看看現在，
想想過去，

轉運又喜又心酸：
“爹娘盼望的日子來到了，
可惜爹娘看不見！……”

天空一晴藍萬里，
好日子一過萬萬年。
轉運挺着腰桿向前走，
帶着天下的受苦人一齊把身翻！

1949年3月於河南